

源起

以前海洋分處於四大龍王所管轄，彼此難免有些水域摩擦。一日南海龍王前往行雲佈雨，歸途時巧遇宿敵北海龍王熬烈。當年兩人為了東海龍王的么女海姬公主，曾經鬧得三大海域波濤洶湧，最後由南海龍王龍野獲得美人芳心，娶得美嬌娘回南海龍宮，因此這時情敵見面分外眼紅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

兩人從天空戰至地面，又從地面戰至水中，由於南海龍王剛行雲佈雨完，體力稍嫌不足，漸有落敗之跡，適時水面恰有一商船經過，見一白一黑兩條巨龍纏鬥，商人見白龍落敗時動了惻隱之心，乃將手中佛珠丟向黑龍，誰知這佛珠竟力量驚人，黑龍負傷而逃，白龍向恩人一叩首後亦消失水面。

十數年後，北海龍王為報當年之仇，違反天規私自下凡尋仇，商人一家僅存一出外經商的長子。南海龍王恐北海龍王會對其子再下毒手，遂將愛女多夢公主下嫁於商人之子，以報當年之恩。

多夢公主與商人之子婚後夫妻異常恩愛，不久後產下一女。但多夢公主也因長期離水而居，再加上凡間俗氣過重無法承受，在女兒滿三歲時辭世而去，夫婿傷心過度也隨後而至，幼女則由忠心的家僕撫養長大。

及笄之後，求親者眾，因為體內有龍族血統，所以具有呼風喚雨之異能，又惟恐其能力遭他人利用，遂與以忠義為家的名劍世家之子成親。

由於是獨女之故，於是與夫家公婆商量，希望能讓香火有所延續，在公婆及丈夫的同意之下，就讓其所生之子嗣，生男丁則冠夫姓，生女則從娘家姓氏，但恐北海龍王為了一己之私而報仇，所以將其姓氏改為龍姓，其子孫世代將受南海龍王所庇佑，故龍氏一族在海上遂成一方霸主，而龍家世代則為女子掌家。

楔子

白色的沙灘盡處，有一座天然的海彎，形成半弦月般港口，剛好適合停放幾艘不算小的遊艇，這是龍門的私人產業，能停放的也只有龍門那三朵嬌艷奇花的愛艇。金色公主號是龍家大小姐龍青妮的愛船，船上的裝備全由電腦操控，本身具有防禦及攻擊力量，完全由龍青妮聲控，只接受她一人的命令，他人很難被它接受。金色公主號是金底藍字的船號，是集合眾位傑出的科學家，絞盡腦汁所創造出的奇蹟。主電腦名喚羅娜，具有女性化的情緒加感覺。

其功能可以截收世界各領袖的會議內容，可以侵入任何電腦竊取資料，甚至能透過衛星細數某人身上的毛細孔，套句龍家女人的說法，它是萬能的「電腦保母」。紅色火焰號是龍寶妮的家，她最愛一人駕駛遊艇瀏覽五湖四海的明媚風光，也是三姊妹之中最愛惹是生非的小火焰，由於衝動任性的下場，她的「腳」只好入灣休息停留，順便修理千瘡百孔的船身。

它沒有人性化的超級保母隨侍在側，但該有的防禦和精確的電腦一應俱全，足以應付單純的海上生活，橙色的底加上火焰的圖樣更突顯船主的個性。

銀色天使號是龍家么女龍貝妮的寶貝，船體是採太陽能動力，內有一具可比擬金色公主號的電腦——漢斯。它可以發出低沉磁性的安定噪音，就像和夢中的白馬王子談情般。

龍貝妮是電腦神童，所以她設計的漢斯程式容易引起有心人的覬覦，為了避免某人一天到晚瞓著邪眼打銀色天使號的主意，特別設了一層防護網。

而這個「有心人」兼「某人」就是她惟恐天下不亂的火爆二姊。

銀色天使號船身泛著銀色光彩，聖潔而略顯冷淡，高貴而透著漠然，就像它的主人，高貴聖潔宛如天使，冷漠的俯視人世間的凡塵俗事，除了自家姊妹之外，絲毫引不起她一絲波動。

第一章

這夜正沉沉，沒有風，而街上也陰沉沉的，只有偶爾呼嘯而去的車聲，空氣似乎也停止了流動，月光從雲層中淡淡的探出一絲微光。

雲層下方的艾克斯大樓頂端，垂下一條微細的銀色結繩，有個小小的黑色身影，用著熟練的手法滑向三十七樓的陽台。

哎呀！窗戶居然沒關，真是的，這是哪一家的保全設施？這些安全主管真是太自傲了，簡直不把行家看在眼裡，三流的貨色也混得進來。算了，美麗的寶貝正在向我招手，別耽誤時間了。

屋內沒有一點光線，她慢慢地任眼睛適應屋內的黑暗。呀！看到了，就是牆上那隻五彩繽紛的水晶鸚鵡。小心地用很輕的力量拉開鸚鵡的紅色長鼻子，一道暗櫃從鸚鵡的尾端滑出，她謹慎地將手指探入，躲開紅外線的警戒，然後將那發著藍光的項鍊納入手掌，離開之後再順手關上窗戶。

此時樓下停車場裡，有位中年男子端坐在黑色跑車裡，神態清閒地抽著雪茄，忽然咻地一聲，一個黑色人影竄入半開的駕駛座上。

「三叔，東西到手了，咱們可以回家睡覺了。」

男子收起手中的碼錶，一臉笑意，「寶貝，有進步哦，時間縮短了二十七秒。」

女子一點也不謙虛地說：「哪裡，我是天生的好手。」

「小心點，自大是失敗的關鍵。」男子提醒。

她笑了笑，舉起左手把臉上的面罩掀開，一頭及腰的秀髮立即奔流而下，如同一道美麗的黑色瀑布，靈慧的黑色眼眸裡閃著水般的自傲，為這夜盜之學又添了一頁佳話。

而三十七樓的暗櫃裡，躺著一朵鮮艷的黃玫瑰，一旁的字箋上則留下這麼一段話——

多謝閣下將這美麗的寶貝放置在如此方便之所，真是容易得教人汗顏，一點技巧也用不上。對了，貴所的安全措施有待改進，也許該換家保全公司吧！順手替閣下關上門窗，要小心門戶啊！哈、哈、哈！

公主，L.C.N.

中午的陽光從飛揚的窗簾滲透進來，而床上的人卻把被子拉高，蓋住了整個嬌小的身軀，縮成一團像麵團似的，而此時樓下傳來輕緩的腳步聲，接著刷地一聲，房門就被打開了，躍進眼中的是一位美麗溫婉的古典仕女。

「拜託！我的公主殿下，太陽都曬到屁股了，妳還捨不得起床呀？快起來了，七叔公從鄉下來看妳嘍！」說著，龍青妮的三嬸——丁晴雲就把被子掀開。

只見床上的人咕噥一聲，又把被子搶回去，大概過了三分鐘左右，她整個人像被鬼打到似的跳了起來。

「妳說誰來看？該不是那討債的七叔公又來了？哦，好討厭，他怎麼這麼陰魂不散？」青妮說完又順手捉了捉頭髮。「哎喲！頭髮又打結了，今日不利出門，黃曆上也說今天諸事不宜，尤忌外出，所以我要效法古代傳統婦女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」

丁晴雲輕敲著她的小腦袋。「邁妳的大頭鬼，以妳的個性若活在古代，早就犯了七出被休了，更別提什麼三從四德，快下去吧！別找藉口。」

「好嘛！好嘛！敲頭會變笨的。人家昨晚幾乎都沒睡耶！都是三叔啦！」她隨便找個替死鬼頂罪。

丁晴雲憐愛地看著這個愛賴床的小女孩，雖然她已經二十四歲了，可是在自己眼裡，總認為她還是個紮著辮子的小女娃，喜歡寵溺她，不，更正，是每個人都願意寵她，這個小妖精。

「是嗎？妳確定是三叔害妳賴床的？怎麼他八點不到就出門了，而妳還窩在床上孵蛋，難道是床頭上的鐘比別人慢？哦！怎麼才兩點而已？」丁晴雲故意拉長了音，嘲笑床上的青妮。

「那不一樣，女孩子要多睡一點，睡眠充足才不會老得快，而且男女荷爾蒙有別，再加上女性皮下脂肪需要用睡眠來補充，所以……」

「夠了，夠了，妳這個愛辯的小孩，淨是瞎扯一堆有的沒的，妳要是再一一」樓下傳來一陣故意的咳嗽聲，打斷了丁晴雲的嘮叨。「晴雲呀！那青丫頭到底起床了沒，要不要七叔上去幫忙叫醒她？」

青妮匆匆忙忙地跳下床，急促的脚步聲直往浴室裡跑，邊跑還邊回話，「七叔公，青丫頭起床了，真的起床了，大家馬上就下去。」

聽聞樓下傳來一陣笑聲，丁晴雲不禁莞爾，大夥兒都知道這丫頭誰都不怕，就怕七叔公纏，只要七叔公一纏起人來，那真是沒完沒了，唉！真是一物剋一物，她搖著頭笑著走下樓。

前院停著一輛寶藍色的賓士、一輛銀色的流線型跑車和一部紅色法拉利。屋內圍著一群人，有的端起酒杯，品嚐淡淡的酒香，有的正站在落地窗前觀賞園中飛舞的彩蝶，而這時七叔公正聞著早春的碧螺春，神情怡然自得。

「七叔公，你覺得這茶的味道如何？不錯吧！這可是青丫頭從某些人身上拐來的哦！」青妮的二堂哥藍凱文在一旁說著，深怕他人不知這茶的來歷。

「味道還不錯啦！聞起來香味入脾，嚥起來香甜甘滑，只是茶葉的火候還差一點，如果用早春的甘露水來泡，晚秋的楓葉來燒，那就更完美了。」

窗邊的藍凱奇一聽，回過頭來說：「七叔公，做人別太挑剔了，青妮堂姊的脾氣

可不怎麼好，要知道你批評她的茶喲，下回可得自備了。」

這時在酒櫃旁品酒的藍凱石，拿了一杯加了冰塊的威士忌走過來，坐在七叔公椅子的把手上。「沒關係，七叔公，堂姊若不讓你喝茶，咱們改喝酒嘛！所謂酒中自有杜康啊！」

「你們這些小鬼，小心堂姊從樓上下來聽到，你們就等著挨拳頭吧！」剛從樓上下來的丁晴雲，聽到寶貝兒子、侄子們的瞎起鬨，故意板起臉說教。

凱石、凱奇一見到母親大人的來到，就一臉諂媚的靠過去撒嬌，左一右媽，右一句母親的，還有什麼美若天仙、貌賽嫦娥、比芙蓉花兒美，更勝牡丹十分，逗得丁晴雲不知該笑還是該罵。

凱文打趣著說：「三嬸呀！妳是不是從小就餵我這兩位小堂弟吃蜜啊？不然怎麼滿口甜言蜜語？」

這時一旁的小女生連忙說：「才不是呢！凱文哥哥，哥哥他們是吃黑糖長大的，所以才會那麼黑。我才是吃蜜長大的，所以爸爸媽媽叫我小蜜兒。」藍蜜兒抬高下巴，很神氣地說著，順便數落那兩個不懂愛護妹妹的人，而旁邊的人聞言莫不笑成一團。

「我怎麼生出一堆甜娃娃呢？老媽我可是忌吃糖的，八成是你們青姊姊的錯，她最愛吃甜食了，所以你們三個人呀，也順便成了個小甜娃了。」

「三嬸，這話妳可說錯了，妳看凱奇、凱石的皮膚那麼黑，準是巧克力、可可之類的吃多了，而咱們的寶貝公主可是最恨巧克力的，所以這應該是遺傳基因。」凱文分析著。

在一旁一直不吭聲的藍亞石，這會兒可開了金口，「凱文，你說的這是啥話，難道你認為三叔我的皮膚黑得像巧克力嗎？我這可是最健康的膚色呢！不信問你三嬸，她就是愛我的黑呀！」看到兒子、侄子們眼中懷疑的眼神，他只得向太座求救了，「晴雲，妳倒是說說話啊！」

看著老公求救的目光，丁晴雲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我當初認識你們老爸時，他可是個風度翩翩的白面書生，怎知天會突然下起大紅雨，這一轉身回頭一看，白面書生倒成了黑面包公了。」

孩子們又笑得前俯後仰，藍亞石板起的臉也跟著笑開了。

而這會兒在樓上梳洗完畢下來的青妮，聽到大家笑成一堆、心情就愉快不起來，尤其又想到討人厭的七叔公，不由得眉頭都皺在一起了。

這時七叔公一眼就看到那個姍姍來遲的公主，於是扯著喉嚨消遣地大喊著，「青丫頭，是不是又牙疼了，怎麼臉色那麼難看呀？還是昨夜失風被逮了，沒關係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，失敗為成功之母嘛，繼續努力。」

青妮一聽到七叔公的聲音，好像換了一張臉似的，馬上笑臉迎人地跑到他跟前，又親又吻地弄得他滿臉口水，然後再用嗲得令人發麻的聲音喊著，「七一一叔一一公，我好想你哦！你好久都沒出山，哦，不，是下山了，身體怎麼還好得連卡車都撞不死？真是可怕呀！」

大夥看著這丫頭搖頭晃腦的，心想八成又有一場老少鬥的好戲可看，果不其然，

老的起音了。

「說的可不是嘛！昨兒個有個渾小子從三十七樓往下跳都沒事兒，我這把老骨頭算得了什麼呀？」

「人家不是常說嘛！老而不死謂之賊，怎麼有人老是佔著活人位呢？」青妮不饒人地說道。

「現在可不流行什麼老人賊了，如今盛行美人賊，喜歡把人家的變成自己的。」

「什麼叫美人賊？我是覺得好東西應該換人觀賞，一人獨賞太沒公德了。」青妮振振有辭地說。

「是啊！是啊！人家都不像妳那麼有『公德心』。」

「當然嘍，而且只要是咱們族譜上記載的族人都能看。」

「錯了。」七叔公反駁她。

「錯在哪裡？」

「死人看不到。」

「你這是無理取鬧嘛！三嬸，妳快把這個老妖怪趕出去啦！幹麼要讓他進來妳家？」

「晴雲呀！我老人家大老遠地趕來，妳竟好意思趕我走人？這可真是沒天良，唉，天理何在啊？」七叔公故意感歎道。

丁晴雲被這一老一少夾在中間，她都還沒開口，話就被青妮截了去。

「你為老不尊，倚老賣老，如果你這叫老骨頭，那恐龍就不會絕跡了。」她氣道。

「誰倚老賣老了？妳媽死得早，沒人教，要不然現在地球到處是恐龍在那飛來飛去。」

「人老就要服老，視力不好就把老花眼鏡給戴上，可別神經衰弱氣血不順，錯把頭上的星星當恐龍了。」

丁晴雲在一旁看著這一老一少吵個不停，而身旁的丈夫、孩子們卻看得興味十足，一點也不當回事，自己再不出聲，只怕到天黑他們還有得鬧呢！

「七叔呀！你就別跟個後生小輩一般見識了，那多難看，且會教壞孩子的，還有妳這個丫頭也該檢討檢討，一副沒大沒小的模樣，再怎麼說七叔公也算是長輩。」青妮把臉一轉，哼了一聲。

一旁的凱文戲看得正起勁，可不想讓它停歇，火上加油可是他的專長，只見他道：

「三嬸，所謂沒大沒小是咱們老祖宗的規矩，欺君犯上更是人類史上至高無上的光榮，妳怎可抹滅咱們家公主殿下這與生俱來的天賦？鬥牛不上場，難不成真要她當綿羊？」

「死凱文，你說誰是鬥牛來著？活得不耐煩了是吧！嘿，看來你是不想追葉伯伯家裡的那朵解語花了，反正曉雯呀，就是耳根子軟，如果旁邊多個好朋友兼死黨的話，後果可想而知哦！」青妮涼涼地道。

凱文一向深知這個小堂妹是一等一的搗蛋鬼，滿腦子的整人怪招令人防不勝防，曉雯跟她又是好得沒話說的手帕交，看來自己也只有低頭認錯陪笑臉的分了，

「是，妳大人有大量，原諒小的口不擇言，老是喜歡把事實說得太白，下次一定

多練習說謊的技巧。」

眼看又要有一場口舌之爭，在一旁氣定神閒的藍亞石開了口，「好了，老的鬧完換小的鬧，今兒個七叔來是想看看昨兒個那譽滿天下的『淚天堂』，你們這些孩子哪個下去拿上來？」

結果五個孩子站的站、坐的坐、靠的靠、躺的躺，就是不見一人翻身，每個表情都像沒聽到般賴著，丁晴雲看了也只有認命的當老媽子，自己動手還比較快。拉開桌上丘比特手上的弓，一本《福爾摩斯》微微地向前傾四十五度，然後再把《亞森羅蘋傳》拉出四十五度角，就見書桌旁的鏡子緩緩地向一旁移動，一條長長的大理石階梯就出現在眼前。

走到密道盡頭一扇叫「玉之吟」的門口，輕輕地轉動裝飾在門上方的黃金葛，門邊就出現三道按鈕，丁晴雲按下她生辰八字的密碼，大門便向內開啟，下了三個階梯，走向放置「淚天堂」的方位，把手置於外罩玻璃上，經由電腦指紋鑑定無誤後，玻璃才慢慢升起，然後轉動下方的數位表，這才將「淚天堂」取出。

青妮的父親生前是個電腦奇才，所以這家中的一切安全設施都是由電腦控制，除了自家族人以外，其他的人皆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之家。

這時客廳傳來淡淡的琴音，歌聲也由兩個男孩口中輕洩而出，凱奇和凱石是台灣年輕一代的超人氣偶像歌手，當時竄紅的一首成名曲是青妮在母親周年的忌日上的無心之作，直到現在還在眾人口中傳唱。而這會聽到這琴聲的青妮，不自覺地泛紅了眼眶。

「好了、好了，唱什麼歌嘛！看青丫頭眼淚都快流出來了還唱？來看看寶貝好了，別再製造噪音。」丁晴雲打斷他們的琴聲說。

青妮不好意思地把眼淚眨掉，凱奇和凱石則不平地抗議著。

丁晴雲重重地咳了一下以示警告，然後小心恭敬地把「淚天堂」放在七叔面前。

「七叔，你老仔細瞧瞧，這可是我家老頭子和青丫頭忙了一夜的成果。」

七叔公仔細地端詳，眉頭不由得一皺，「嗯、嗯、嗯。」

「嗯什麼嗯嘛！七叔公，有意見就說，如果不通的話，請到洗手間去嗯，免得臭氣通天，要是再不通，可用通樂，一通就樂。」

藍亞石聽到侄女這話真想笑出來，不過看到幾個孩子和妻子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，自然不好笑出聲，畢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，總要有長者的威嚴。他望向七叔時，身體不由得坐正。

「七叔，你臉色怎麼怪怪的？有什麼不對嗎？這應該不是贗品，我相信青丫頭的眼光。」

七叔公一句話也沒說，眼神專注地盯著「淚天堂」，眉間有一抹微微的思索，而幾個後生小輩則靜靜地站在一旁不出聲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才聽到七叔公這麼一聲歎息。

「唉！沒想到龍家失散多年的彩虹之舞，今日還是回到原地。」

「彩虹之舞？那是什麼東西？怎麼我這嫡傳長女一點都不知情？」青妮一臉疑惑。

七叔公將視線移到青妮左手掌上那泛著紫光的紫晶手鍊，目光深沉如大海，令人猜不透他此刻在想些什麼？「青丫頭，妳母親生前可有告知妳手上這條『紫晶聖女』的故事？」

青妮晃著頭回想母親幼時將手鍊套進她手上時所說的話，「此乃妳外曾祖母留下的遺物，傳女不傳子，傳長不傳幼，由於它是上古之仙物，具有靈性，佩戴者如果能與其靈氣相通，它會是一個最佳的守護者，保護主人遠離危險。」

七叔公聽了之後，搖頭又點頭，大夥全圍了過來，知道老人家又有故事可提了。只見他吐了一口氣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半瞓著眼回憶著老一輩流傳的一則傳奇故事。

「在很久以前，傳說龍家的祖先是龍王後裔，所以龍女出嫁之日，五帝的七位女兒下凡為她送嫁，由於七位仙女在天庭的職位是織女，所以每人各織了一匹布送給龍女當嫁妝。」

「但天凡兩界畢竟不相同，所以七仙女所織的布就化成天上一道七彩弦月，龍女感念七位姊妹盛情，就將這七彩織布收藏在七顆晶石之中，當作珍寶流傳了下來。」七叔公頓了一下，又喝了口茶。

「後來流傳到龍家的某一代祖先手裡，由於龍家有龍王的庇佑，所以南來北往的水運一向比其他商船順暢，遂成為水上霸主，那年時局不安，龍家又只單傳一個女兒，所以當時龍家主母當機立斷地將女兒由水運方式，送到國外暫避風險。」

「年僅七歲的小女孩被送往英國的寄宿學院，在幾個忠心的弟子照顧下習武，她也就是妳的外曾祖母。龍家的女孩從小就好勝，個性倔強，更好打抱不平，所以在那片種族歧視的土地上，結交了六名和她一樣來自異國，不受禮教約束的女孩，彼此深交之後便結為異姓姊妹，而這七顆彩色晶石，則為妳外曾祖母送給她們的結拜之禮。」

「那後來又為什麼失散了？它怎麼會被做成手鍊？」蜜兒迫不及待地發問。

「蜜兒！閉嘴。」凱石敲了小妹一下。

「可是好景不常，妳外曾祖母長大之後，居然和一個英國貴族相戀，在當時的社會，不管是以西方人或東方人的眼光來看，都是備受議論、沒有結果的，尤其男方的家人更是想盡辦法拆散這一對戀人。」

「後來在有心人的故意挑撥下，兩人大吵了一架，妳驕傲的外曾祖母一時氣昏了頭，離開英國回了家，並立刻下嫁龍家從小撫養長大的義子，向英國的情人表示她並非要賴著他不可。」七叔公又歎了一口氣，再倒了杯茶止渴。

「幾個月之後又因戰亂，懷著身孕的龍家小姐在姑爺的安排下離開故鄉，來到台灣，我父親當年也是隨侍大小姐來到這陌生土地的弟子之一，姑爺留在老家，保護祖宅。」

「大小姐生下一女後，當時結拜的姊妹們也相繼結婚生子。由於當初結識於英國，所以大家就相約舊地重遊，也巧遇當年相愛的英國貴族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那名英國貴族不計伊人已另嫁，拋棄貴族的頭銜及財產，堅持跟隨大小姐到台灣。」

「大小姐深受感動，兩人重拾舊情，而另一方面深愛大小姐的姑爺得知此事，不

想為難她，自願退讓獨守龍家故宅。」

「哇！好偉大的男人哦！」蜜兒在一旁陶醉著。

「有什麼好浪漫？結局可不好，那名英國貴族來到台灣不久之後就急病死亡，大小姐受不了愛人去世的打擊，也跟著憂鬱而亡。他們生前相約來世再相守，死後不立墳，所以弟子依其意願將身軀火化，隨風飄往大海。大小姐死後，姑爺也將龍家遷往美國，並成立了專為華人利益的龍門。」

「她的姊妹們得此惡訊，相偕前往弔喪，並解下各自收藏的晶石放在陽光之下，連續七天，天上的彩虹不停地放射美麗的光芒，看傻了路過的人們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惟一的一次，我看到完整盛開的彩虹之舞。」

「不久，在那群姊妹回到各自的國家後，就傳出她們相繼死亡的消息，有人說是姊妹情深，也有人說是當初立下的生不同時死同日的誓言，所以都自殺了，從此七顆晶石便各自流散。」

七叔公又端起茶杯想喝口茶，才知杯已見底，青妮謙虛地提壺倒茶，眼神中閃著一絲興奮的狡黠，和其他聽完故事的人表情相較，真是不言而喻。

「七叔公，那剩餘的五顆晶石不知流落何方？真可惜耶！應該讓它們相親相愛在一起才對。」

七叔公抬起頭來盯著青妮看，心裡直歎氣，真是不安分的娃兒，本身該做的事不做，逕自扔給那些忠心的堂主們去扛，然後幾個姊妹倒落得清閒。

「手又癢了？正事不幹想走偏門，真不知妳腦袋裡想的是什麼？」

青妮撒嬌地賴在七叔公的身旁，一副寶在必得的模樣，嘴甜得像沾了蜜似的，說著什麼好愛你、最愛是你，還有全世界、全宇宙最聰明的英俊小子、最帥的超級男人……等等，教人噁心得想吐，而旁邊的小鬼們也跟著起鬨幫腔。

在這麼多侄孫當中，就龍家三個丫頭最討他喜歡，尤其是青妮最得他歡心，也只有她敢跟他老人家耍耍嘴皮子、逗他開心，這麼多年來，這丫頭大大小小的鎖不知開了多少，從未失手，反正她也只是愛玩小偷的遊戲，就讓她去玩一下也無妨。

「據我比較清楚的是一位名叫蘭達·歐布雷的愛爾蘭女巫，她所擁有的是綠色晶石，本來住在愛爾蘭，後來跟著丈夫回去美國了，至於其他晶石，可就得好好調查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這是小事一件，龍門弟子分佈廣泛，只要下道龍門令，各堂口的堂主自然會努力地去查。」青妮揚起嘴角，喜孜孜地說著。

「是哦！叫妳回龍門總壇去處理門務，總要三催四請，再加上威脅利誘才肯挪一下玉腿，屁股還沒坐熱就急著想溜，這要人跑腿幫忙辦事，妳倒轉得真快。」凱文諷道。

「藍凱文，你別惹我，嘿嘿，小心我再多提拔提拔你，讓你擁有更大的權力。」藍家的人最怕責任加身，因為他們本身的事業就做得滿大的，再加上龍家的事務繁重，早就壓得他們快喘不過氣來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沒事，這是他們的至理名言。

「哦！對了，我聽說蘭達·歐布雷已將手中的綠色晶石傳給了她的孫子，好像叫

什麼傑斯·歐布雷，這個人不好惹哦，小心點。」

青妮朝著眾人做了個勝利的V字型手勢，眼神中透出勝利的光芒。傑斯·歐布雷，準備接招吧！不，是準備受苦受難了，阿門！

雲淡淡地從東方飄了過來，淺青色的霧順風而飄……淺青色的霧？！

霧怎麼會有淺青色的呢？傑斯·歐布雷皺眉，啊！原來是霧裡頭居然有穿著淺青色衣衫的女孩。

就見那女孩的衣裳在風中飄揚，宛如出塵的聖女，清純的模樣彷彿是暴露在初陽下的青蓮花，更像受盡露水洗滌的雪白玫瑰。

霧慢慢地往前飄浮，忽然它不再移動了，女孩用著明亮清澈的雙眸向他訴說著無限情意，頓時他的心裡感到一陣暖流淌過。

那一頭及腰的秀髮看起來是那麼烏黑亮麗，如黑色的瀑布傾瀉而下，似緞般柔軟細緻，不知摸起來的感覺是否如他所想的一樣？

咦！霧裡的女孩對他笑了耶！她的眼睛好像會說話，唉……

眼看著這霧就要散了，而她的身影也漸漸淡掉。

「喂！霧裡的小姐，妳叫什麼名字？別走嘛，至少把面紗取下，喂！喂！別走、別走，妳回來呀！」

傑斯眼睛一張，什麼都沒有，他所在的地方是自己的房間。該死，又作夢了！可是怎麼老是夢見這一位東方女子呢？沒錯，那眼神、那身影、那秀髮、那氣質，的確是一位東方女子沒錯，但她到底是誰？為何總出現在他夢中，卻不肯與他交談便離去呢？

那種熟悉又自然的感覺，讓他的心好像被撩撥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想去擁抱，對！深深地、用力地，用生命去擁抱。

「嘿！老哥，昨夜又沒睡好嗎？怎麼一臉無精打采的模樣？昨晚宴會你可是一早就走，別一副怨男似的表情，笑一個嘛！慾求不滿的傢伙。」

梳洗完才來用餐的傑斯無神的斜睨著小弟馬特·歐布雷，他可是一點精神也提不起來，連反駁的力量都沒有。

「又是那個奇怪的夢呀？」馬特明知故問。

傑斯拿起桌上的咖啡大大地喝了一口，吐出一口氣說：「是啊！真奇怪，這幾個月來，她至少出現了二十幾次，每一次來都只是看著我而不發一語，問她叫什麼名字，她總是消失得比誰都快，還用面紗遮住了臉。不過那雙黑白分明的雙眸還真美，彷彿可以穿透一個人的心靈，淨化一切世間的俗氣，真的很動人。」

一旁的愛莎·歐布雷頭一次看見大哥這表情，居然會被一個不認識的夢中女子迷得神魂顛倒，不能自己。

以前的他總是把事業擺在前頭，從未見他對任何女人動過真心，公司裡的職員私底下還給他取了個「冰人」的綽號，誰教他老是擺著一張沒有喜怒哀樂的臉，看起來永遠是那麼冷酷無情，甚至還有人打賭他從出生就不會笑，而這些都是來自

馬特哥哥的馬路消息。

不過，這也難怪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又改嫁，二十歲就得一肩挑起公司的一切事務，還要照料兩名弟妹的生活起居，也真苦了他，如今過了十四年，該是放鬆一下，為自己作點打算了。

「大哥，你何不放自己一個長假，好好地休息一下？要不然到愛爾蘭找奶奶好了，幾年前爺爺去世後，奶奶就一個人回愛爾蘭去，乾脆你去陪奶奶順便度假，一舉兩得。」她提議著。

「是啊、是啊！老哥，順便請奶奶幫你看看相，說不定你的姻緣就……嘿嘿嘿，怎樣？」馬特在一旁瞎起鬨。

「饒了我吧！兩位。我走了公司誰負責呀？你們嗎？想公司垮也用不著這麼費心。」

愛莎很不服氣，「大哥！你就這麼看不起人呀？」

「是啊！老哥，你幾天不在，公司不會真的垮掉啦，不然花那麼多錢請人幹麼，當花瓶擺著好看？」馬特也抗議。

「就是你這種態度，我才不放心把公司交給你。」

「大哥，奶奶回愛爾蘭的時候，不是留下一塊綠色晶石給你，聽說用心祈禱可以心想事成，把它拿出來試試看嘛，一定很好玩！」

愛莎這突發奇想的怪點子，倒教傑斯苦笑不已，這只不過是一個騙小孩的童話，豈可拿到現實生活來試？

「愛莎，妳是不是剛從佛羅里達的海灘回來，一時給曬昏了頭？還是被海灘上的猛男肌肉給迷失了魂，居然連這種騙小孩的童話故事也搬上檯面來談，需不需要找個心理醫生來看看？」

「哎喲！大哥，我是為了你好耶，真是不知好歹，誰教奶奶留給你那塊綠色晶石而不是留給我，不然我早就自己用了，何必勞煩你？」

馬特也沒好氣地說：「奶奶偏心啦！說什麼只能傳長孫，誰規定只有綠眸的人才能與晶石溝通？還偏偏交給一個不信邪的人，真是糟蹋好東西。」

傑斯懶得跟這兩個寶貝弟妹閒磕牙，拿起公事包和車鑰匙，穿上外套就往外邁步，「馬特，快遲到了別偷懶，走吧！」

「哦！老哥饒了我吧！這麼一大早就急著上班，用得著這麼拚命嗎？」

「一大早？你有沒有搞錯？請抬抬手看看你的錶，快七點三十分了，到公司也差不多八點多，還早啊？股市都要開盤了。」他說完就順手帶上門。

馬特轉身看著愛莎，交換了一個只可意會的眼神，然後就見愛莎神清氣爽地把電話拿起來，接了幾個熟悉的號碼，電話在連響了幾聲後，終於被人接起。

「喂，班斯特爺爺，我是愛莎啦！奶奶在不在……哦！在呀，可不可以請她聽一下電話？謝謝。」

「是因為傑斯吧。」對方一接起電話劈頭就道。

「哇！奶奶，妳好準喔，真不愧是一級女巫！」

「我搭後天那班飛機去美國，叫人九點來接我吧。」

「是的奶奶，遵命。」掛上電話後，愛莎向身旁的二哥眨眨眼，「奶奶叫你們後天早上九點接機。」

馬特狡猾地露出一笑。「得令，後天早上九點。接下來可有好戲看了！」兩兄妹的嘴角揚起一個小弧形，均想道，不知奶奶這次來又會有怎樣的結果？

第二章

雲淡淡地從東方飄了過來，淺青色的霧順風而飄，又是淺青色的霧，有這種顏色的霧嗎？

那個女孩依然穿著那件淺青色的衣衫站在霧裡……咦！

不對，雲霧散了她怎麼沒有消失，反而向他走來？

「嗨！」

她開口了？她真的開口了！傑斯的眼睛睜得好大，喉嚨突然覺得好乾，好想回應她的問候，可她卻笑著轉身，雖然依舊看不見她的臉，可是那雙眼睛真的笑得很開心。

「不——別走，告訴我妳是誰？」傑斯終於從喉嚨中擠出一絲乾澀的聲音。

女孩回過頭來看著他，輕柔地說著，「我就是我。」

「但是妳總有個名字吧？」

「我的名字寫在霧裡。」

「霧裡？」他抬頭看看已消散的雲霧，什麼都沒有，而霧中的女孩也正在消逝當中，「等等，霧裡沒有！」

「那名字被風吹散了。」

「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妳，難道只能在夢中嗎？」女孩的身影漸漸模糊不清，於是傑斯急得大喊。

「不，這是最後一次你在夢中見到我了。」

傑斯聽了以後開始恐慌，這怎麼可以？不，不行，不可以失去她，絕對不行，「妳不能走，回來，我命令妳回來！」

女孩的身影已完全消失，他的心好像被撕裂般疼痛，就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，傑斯伸手去捉，卻什麼也捉不到，然後他聽到好像野獸受傷時的低吼從自己的身體發出，「為什麼？」

在醒來之前，傑斯似乎聽到遠方傳來一陣女孩的聲音，她說：「因為我將親自來取回屬於我的一切。」

「什麼是妳的？」

「你！」

緩緩地張開眼睛，傑斯對剛才的夢已經有點模糊了，好像後面有句非常重要的話，雖有些摸不著邊，但心情卻很舒暢。

看看牆上的鐘，已經快八點半了，糟糕，這該死的夢害他睡過頭，不，不是該死的夢，這應該是什麼？啊！算了，不想了。

甩甩頭，傑斯正想要下床時，馬特卻像龍捲風一樣地跑進來，「哥！快點，來不及了啦！」

傑斯愣愣地看著他，心想弟弟是吃錯藥了還是腦袋壞了？平常要自己三催四請的人，居然會怕他遲到而來催他，今天準會刮大風下冰雹。

馬特看大哥還傻傻地躺在床上，用疑惑的眼神盯著他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急忙走向衣櫥，拿了件深藍色的西裝出來，「大哥！快點換衣服，去晚了奶奶會罵人的。」

「奶奶？上班跟奶奶有什麼關係？去晚了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馬特苦笑地搖著頭說：「奶奶今天早上的飛機要來咱們家，九點到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傑斯大吼著，接著趕緊跳下床衝進浴室梳洗，他一邊刮鬍子一邊罵馬特，「你這個大混蛋！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？一定要火燒眉毛才大叫救命嗎？真是的！」

「老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昨兒早上本想告訴你的，可是一下樓你已經出門了，中午又去開會，到了晚上又有公事纏身，所以我才……」

「算了，一大堆藉口，快把衣服拿過來，到機場有四、五十分鐘的車程，一定來不及的。」說著說著便拿起桌上的電話打給他的私人祕書，「喂！瑪蓮。」

「是的，老闆，有何吩咐？」

「立刻取消今天所有的會議。」

「老闆，這幾個會議很重要的。」瑪蓮不得不提醒。

「是妳老闆還是我老闆？」

「是的，老闆。」

傑斯又繼續道：「還有我今天不去公司。」

「是的，老闆。」

「把所有待簽的文件先歸檔。」他下了個命令。

「是的，老闆。」

才說完，電話就被掛斷，瑪蓮放下電話，心裡暗暗地念了句，冰人。

傑斯和馬特匆匆地趕往機場，一路上雖闖紅燈，但卻偏偏遇到車禍阻擋，於是繞了好大一圈才到達。將車往旁邊一放，才剛熄火，門都還沒開，車尾忽然就傳來一聲巨響。

兩兄弟連忙回頭張望，只見一輛紅色的跑車正撞向他們車子的左側，於是傑斯和馬特立即解開安全帶下車查看。

傑斯沉穩地走向車後左側去確認損壞的情形，而馬特則個性衝動地想找紅色跑車的主人理論。

跑車的車門一開，伸出一雙潔白圓潤的玉腿，馬特的眼睛頓時張大，好美的一雙玉足，穠纖合度、吹彈可破。順著小腿往上鑑賞，那套裝包裹下的美麗曲線真是魔鬼的傑作，微喘的胸部正一起一伏地露出完美的胸形，接著是細緻的頸子和一張很東方的美女臉孔。

像落入人間的精靈般清麗脫俗，一束烏黑的秀髮挽在腦後，幾縷髮絲不經意地滑

落耳邊更引人遐想，但美中不足的是她眼神非常銳利且不耐煩地看著自己。

「對不起，先生，請問觀賞完了嗎？希望你能滿意。」

馬特一時臉色有些潮紅，不好意思地訕笑，「沒辦法，美麗的女人永遠是上帝的巧作，教人想不看都不行。」

女人聽了他的話臉色稍緩，露出職業性的笑容對他微微一笑，隨手將皮包的名片取出遞給馬特，「先生，這是我的名片，真的十分抱歉，因為我急著來接我的家人，只顧著速度和時間，沒注意你們的車停在旁邊，因此撞上了你們的車，一切的損失我都願意負責。」

馬特低頭看看手中的名片，燙金的印上幾個大字——「茱蒂亞·藍律師」，上方是幾個燙金小字——「藍氏法律基金會」，接著底下是地址和電話。

「哦！原來你是個律師呀！真看不出來那！車子的事可以慢慢商量沒關係，我不趕時間的。」

一旁的傑斯看著馬特還有閒情逸致泡妞，不禁氣得咬牙切齒，真不知是該罵他一頓還是賞他一拳，都遲到快兩個小時了，還能像沒事人般在那風花雪月，「馬特，這裡的事交給你處理，我先去接奶奶。」

「好的！老哥，你先行一步，處理完之後我就過去。」

傑斯向弟弟點了一下頭，遂急步地往接機大廳的方向走去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班機提早降落，大廳裡有個人穿著咖啡色格子襯衫、寬寬的牛仔吊帶褲、頭上戴了頂可笑的米老鼠帽子，臉上掛了副醜不拉幾的黑色太陽眼鏡，而更可笑的是那件牛仔吊帶褲居然有七、八個補丁，她背上背著個泰迪熊背包，真像一個被父母拋棄的流浪小孩，尤其是那雙看起來有點舊的布鞋。

她把電話卡插入卡孔，按了幾個快忘記的電話號碼。

「喂！這裡是茱蒂亞·藍律師的住所，請問你有何事？」

電話接通後傳來對方禮貌的問話。

「凱琪在不在？」

「凱琪？小姐妳大概打錯電話了，這裡只剩下少爺在家，沒有一個叫凱琪的。」

「妳一定是新來的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，小姐，我是臨時保母。」

「那彼得潘……呃，我是說請找德安聽電話。」

「好的，請稍等。」話筒被擱置在一旁，保母立即去找人。

半晌，一陣童稚的聲音傳了過來，「喂，我是德安。」

「嗨！彼得潘，我是白雪公主的邪惡後母，要不要吃我的毒蘋果？很補的哦！」

「哇！青姨是妳呀！媽咪說要去機場接妳，妳們怎麼還不回來？」德安興奮地朝話筒喊著。

青妮不答反問著，「嘿！小鬼，你今天怎麼不用上課？」

「媽咪說青姨要來，我就跟媽咪請求，替我向學校請了一個禮拜的假。」

「哇！我可真是受寵若驚，可惜你媽咪已經出門了，本想叫她不用來接機的，我自己搭巴士去就行了。嗯，你媽咪出來多久了？」

「快五十分鐘了。」

「那應該快到了，我等一下，待會見嘍，要乖乖哦！」

「嗯，我知道啦！青姨我等妳，青姨再見！」

青妮掛上了電話，正想往一旁的椅子坐下好來個調息運氣時，突然有個老婆婆不小心被後面的人絆了一下，她趕緊跳起來扶著老婆婆，「婆婆，妳要不要緊？」老婆婆順手扶著她的肩緩緩地坐下，把行李放在腳邊，挪挪鼻梁上的老花眼鏡，慈祥地對著她微笑，「沒事的，小姑娘，年紀大了難免看不清楚，不打緊的。」青妮四處張望，「婆婆，妳的家人呢？」

「應該快到了，說好九點來接機的，到現在還不見人影，要好好地罵一罵。」

「咦！婆婆妳的眼睛是綠色的耶！好像是——」

「好像巫婆的眼睛是不是？」

青妮聞言訕訕地笑笑。這老婆婆好有趣，連她心裡想問又不好意思說出來的話也給說了。

「婆婆，妳真有趣！我叔公說有綠色眼睛的人有魔力、會魔法，妳會不會呀？」

「妳看婆婆這麼老了，連走路都差點絆倒，這像有魔法的人嗎？」

「那可說不定，或許妳是個成精的老巫婆裝扮成慈祥的老太太，專門騙無辜純潔的小孩來下藥。」

老婆婆呵呵地笑笑，「那我就先拿妳來下藥好了。」

「不行！我的肉太老，而且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無辜純潔的小孩，只怕壞了妳的魔法，會適得其反。」

這下老婆婆笑得更開心，這小丫頭真得她的緣，又聰明又伶俐。

「沒關係、沒關係！只要是新鮮的人肉就可以，婆婆我法力高深。」

「婆婆，我認為妳的鍋子不夠大。」

「裝妳這小鬼靈精剛剛好。」

兩人愈聊愈投機，哪管旁人異樣的眼光，照樣笑得花枝亂顛，當然也忘了自己的目的。

傑斯一踏進門內，遠遠就聽到奶奶爽朗的笑聲，不禁狐疑地想，奶奶很少和人這麼投緣，就連三個孫子都很難逗她如此開心，到底是何方神聖有這麼大的本事？傑斯循聲而去，就見到奶奶正和一個小男孩聊得很高興，連眼角都笑瞇了。「奶奶，對不起，我來遲了！」

老婆婆抬起頭看了一下，露出訝異的表情，「咦！怎麼是你？馬特呢？你今天不用去公司嗎？」還以為會是二孫子來接自己呢。

「因為剛剛在外面不小心和一位女士的車發生碰撞，所以馬特在處理，我就先進來找奶奶了。還有，今天老闆公休，特地來迎接偉大的蘭達奶奶。」

蘭達奶奶？蘭達？好熟悉的名字，好像在哪聽過，青妮愣愣地在那兒想著。

「奶奶，妳和這個小朋友似乎很投緣。」

「是呀！這小孩挺討人喜歡的，真教人開心，如果你們兄妹有她的一半用心就好了。」

「婆婆妳別說笑了，我只是仗著妳老不計較才說些逗趣的胡話，哪登得上大雅之堂。」青妮笑道。

蘭達·歐布雷摸摸青妮的頭，臉上淨是寵溺滿足的笑容，「妳真是個塗了滿身蜜的小甜人，難怪婆婆喜歡妳。」

「婆婆，妳過獎了，我只是長得人見人愛而已。」

傑斯看著這個還不到他肩膀的小鬼，居然這麼討他奶奶歡心，不由得好奇地問：「奶奶！這個小男孩叫什麼名字？」

兩個人一聽到小男孩三個字，都神情古怪地看著傑斯。他被看得莫名其妙，想不出到底是哪說錯。

青妮用好笑的口吻說：「站在你面前的這個小男孩叫青兒。」

傑斯和蘭達都異口同聲地說：「青兒？」

傑斯看到奶奶也是一臉剛剛知曉的表情，不禁納悶地問：「奶奶妳可別告訴我妳不認識他。」

蘭達囁嚅地說道：「誰說的，我認識她有……呃……」

青妮接著說：「四十九分又三十七秒零五。」

祖孫兩人看著她一臉正經的模樣，覺得真是可愛極了，對她的喜愛又多增加一分。

隨即，青妮好像發現新大陸般指著傑斯大叫，「啊，是綠色的！」

傑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往自個兒身子猛瞧，搞不清什麼綠色的，而蘭達則會心一笑。

「青兒呀！婆婆給妳介紹，這是我孫子，他叫……」

「青兒！」因聽到有人叫著青妮的小名，所以大家都回過頭，也忘了要介紹。

青妮看到堂姊凱琪來了，很高興地迎上去，馬特也跟在她的身後進來。

「蘭兒姊姊，我好想妳哦！」蘭兒是凱琪的乳名。

「跟你說過多少次，別在人前叫我蘭兒，總是不聽。」

青妮行了個童子軍禮，吐了吐舌頭，「是的，遵命，一定改過，萊——蒂——亞——堂姊。」

「好了，少貧嘴，行李呢？」

青妮指指背後的包包，「在這裡。」

傑斯看到萊蒂亞只有冷冷地點下頭。

凱琪眉毛微微地往上一揚，淡淡地回應，「又是你！真是有緣。」

馬特有些不知所措地靠近傑斯，不知該拿手上的這張支票怎麼辦，「大哥，這是藍律師開出的支票，說是要賠償車子的損失，可是這金額實在是……」

傑斯看了一下金額，被上面的數字嚇了一跳，這足以再買輛新車有餘，「藍小姐，妳開的金額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」

凱琪揮揮手道：「無妨，反正錢財乃身外之物，車子壞了，本來就該換輛新的，這是我做人的原則。」

一旁的青妮也幫著說：「是啦！你就收下吧！反正我堂姊即使不工作，整天躺著吃也吃不完，更何況律師是高薪的工作，光吸那些愛打官司人的血，就夠撐的了。」不等傑斯開口，她就拉著堂姊的手往外面走，「快點！彼得潘還在等我回去廝殺呢！」

「彼得潘？原來就是妳這個混蛋教壞我兒子。」凱琪笑罵道。

「什麼話？彼得潘多可愛呀，小孩子的偶像耶！」

「是呀！可愛得差點沒把屋頂給掀了，一天到晚嚷著他會飛。」凱琪無奈地搖頭。蘭達祖孫三人看著這兩人一路打趣地走向玻璃門前，腳步也自然放慢。

這時青妮突然回過頭來，調皮的用著戲謔的語氣甜甜地說：「再見了，綠眼睛的男巫哥哥和喝人血的女巫婆婆。」

傑斯和蘭達聽到這一句話，硬是愣在那裡，一回神，馬特和蘭達才會意地失聲大笑。

傑斯喃喃自語地說：「綠眼的男巫？我哪裡像男巫？只是眼珠的顏色是綠色的而已，跟男巫扯得上關係嗎？」

青妮走出玻璃門外，靠在半開的車門旁，她覺得戲弄傑斯很好玩，尤其是他那呆呆的表情更好笑，所以她又拿下太陽眼鏡猛對著他用深情的眼睛放電，「男巫哥哥，我好愛你的綠眼睛，愛死了。」臨走還附送一個飛吻。

傑斯當場窘在那，平日高高在上，連弟妹都對他存著三分敬畏，更別提商場上那些仰他鼻息生存的人，而這個小男孩竟然能在一分鐘內讓他出糗兩次，當他恨恨的目光掃過去的時候，不由得一驚，只因那雙熟識的眼。

馬特猶自在一旁笑個沒完，傑斯則失神地望著他離去，腦中不斷重複著同一個畫面——

這怎麼可能，那是夢裡那美麗的東方女孩的眼睛呀！

怎麼可能長在他臉上……不，怎麼可以長在他臉上！他只是一個小男孩而已，想到這兒的傑斯內心有些悵然。

蘭達則用深邃的目光直在青妮及傑斯身上打轉，然後若有所悟地笑了出來，真是姻緣天定，不過那女孩還真像畫上的女孩。

在車上的青妮一直笑個不停，凱琪則不斷瞪著開車的她，「妳有毛病呀，居然在大庭廣眾下發神經，妳以為妳幾歲，淨做這些小孩子的把戲。」

「堂姊，妳不覺得好笑嗎。尤其是那個綠眼睛的大個兒，居然像見鬼似的傻在原地，哈哈哈！真好玩。」

凱琪無奈地搖搖頭，莫可奈何。這個堂姊是所有兄弟姊妹中最愛捉弄人的，把戲弄人當成人生的一項樂趣。只是想不透她有錢有權又有勢，幹麼去幹小偷呢？

「妳這一身奇怪的裝備是哪來的，真是醜得要命。」

青妮笑了笑，很神氣地說：「誰說它很醜？我覺得很可愛呀，這可是在飛機上跟人換的，和我這一身打扮很配吧！」

「誰會拿那種醜東西跟你換？八成幼稚園沒畢業。」

「堂姊，你真聰明！怎麼猜到是幼稚園沒畢業的？人家才五歲。」

真是物以類聚，凱琪心裡不屑地想著，「你拿什麼東西跟他換？」

「在台灣上飛機前，順手摘了幾片椰子葉放在包包裡，又因機上很無聊；於是就折起蚱蜢了，鄰座的小朋友看到就很喜歡，硬要跟我換，沒辦法，誰教我喜歡小孩子。對了，堂姊，你怎麼這麼晚才來呀？」

凱琪拉開椅座下的公事包，把裡面的資料袋交給用一手開車的青妮，「喏！還不是為了拿這份報告。」

「什麼報告？」

「公主殿下要的報告。」

「哦！不過你最近的開車技術似乎有點退步了，小心點，有問題別忘了找我幫忙。」青妮開玩笑地說。

凱琪知道外表像孩子般的青妮，心思其實非常細膩，第六感尤其敏銳，不過從小嚴苛的訓練也是其一。唉！希望問題別鬧大才好。

青妮從資料袋裡取出一張照片，她無意地瞄了一眼，這不是剛剛那個好笑的綠眼男巫？！原來他就是傑斯·歐布雷，難怪覺得蘭達這個名字熟悉。這下可有點好玩了，其實他本人也不像傳說中那麼難纏嘛。「有緣！真是有緣了。」她喃喃自語地說道。

凱琪以為她在對自己說話，於是便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青妮看著手中的照片奸詐地說：「沒什麼，與你無關。」

嘴角卻露出一絲帶著陰謀的微笑。

凱琪看見這個詭譎的笑容，心中也有了譜，只是不知又有誰要遭殃了。

車子繞進一條種滿楊柳的大道，金色的陽光灑在搖擺的柳枝梢，綠色的葉子像是在跟老朋友打招呼，一切顯得甜蜜寧靜。路的盡頭是一幢有歐式風味的紅瓦樓閣，門前的電腦系統掃描了三秒之後，門房就開啟了這扇白色的大門。

一陣陣甜蜜濃郁的玫瑰花香撲鼻而來，滿園的玫瑰花在風中輕曳，紅的火熱、白的清雅、黃的嫵媚，紫的高貴。蝴蝶在花園裡穿梭飛舞，尤其是來自南台灣瀕臨絕種的七色鳳蝶，更是將輕盈的身軀停靠在花瓣上，嬌艷地淺嚥蕊上的蜜汁。屋後的山脈層層疊疊，蔥綠青翠的林木像天然屏障的母親，懷抱著吮乳的紅髮幼子，此一人間仙境，彷彿是精靈的世界。

屋內的德安一聽到車聲，立刻從屋內衝出來，青妮人都還沒下車，德安就青姨、青姨地一路喊來。

青妮一開車門，就把德安抱在懷裡，又親又吻地噴噴有聲，凱琪在一旁調侃，「哎喲！這算什麼嘛！我兒子見到我，從來沒有這麼隆重。」

青妮故意揉揉德安的頭說：「喲！媽咪吃醋了，怎麼辦呢？好——煩——惱——喲！」

「媽咪別吃醋，安安好愛好愛媽咪的，愛死愛死了。」

凱琪故意板起一張嚴肅的臉，「你到底是誰生的？怎麼講話跟你青姨一樣肉麻？一定是口水吃多了，所以我決定不要你了，把你這個小肉麻送給那個大肉麻好了。」她說完就向青妮交代，「我還有事要出去辦，可能會晚點回來，這小鬼就交給妳了。」

青妮搭著德安的肩，兩人有志一同地舉起右手比了個OK的手勢。

凱琪看了這畫面實在覺得怪異，尤其是青妮還穿著不男不女的衣服，活像哥倆好的表情動作，一時之間自己好像多個兒子……傻話！凱琪搖搖頭地歎氣，真是冤家！

當凱琪辦完事回到家，已經十一點多了，打開門就看到青妮摟著兒子睡在客廳的沙發上，身上蓋了件厚毯子，怕吵醒他們，正想悄悄地回房去時，突然看見青妮將懷中的德安抱進房間，回頭叫了聲，「蘭兒。」

凱琪一聽到蘭兒兩字，身體不由自主地僵硬起來，因為青妮平常總是戴著一副遊戲人間的面具，好像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無所謂，人前茱蒂亞姊姊，人後蘭兒姊姊地叫，可是瞭解她的人都知道，去掉這姊姊兩字的稱謂，表示她要卸下面具，開始認真了。

凱琪比較喜歡青妮遊戲人間的模樣，就像隻乖巧的小貓般溫順柔軟、惹人愛憐，但認真了，立刻變得像隻大貓，兇牙利爪地向人逼近，想撕裂敵人的咽喉般教人感到害怕。

「青兒，妳還不睡呀？」

青妮伸了伸懶腰，一副睡飽後的慵懶嬌態，可在凱琪的眼裡，這卻是大貓要撲殺獵物的前兆。

「蘭兒，妳好像騙了我們大家一件小小的事情哦！」青妮語氣輕輕軟軟地說著。

「騙？這從何說起？」

「妳不是說德安是文彥的遺腹子？」

凱琪有些心虛地回道：「本來……就……是呀！」

青妮眼睛一轉，隨興的慵懶變成尖銳的利刃射向她。

凱琪心想難道她發覺了？可是這麼多年都瞞得好好的……

「德安嬰兒時期的眼睛是淺棕色，我還以為嬰兒就是那樣，可是今日仔細一瞧，才發覺他的眼睛是金棕色帶銀光，純東方小孩不可能有那種眼睛。」

凱琪心想，大概是德安忘了戴上隱形眼鏡，這下祕密是保不住了，只好照實向青妮坦白，「沒錯！孩子不是文彥的。」

「那是誰的？」

「一個美國人的。」

「妳怎麼有可能瞞過整個家族的人？」

凱琪搖搖頭說：「很簡單，每次帶德安回台灣省親時，都要他戴上暗色的隱形眼

鏡，遮住眸中的銀光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難怪連我這麼精的人也被蒙混過去，『他』有名有姓吧？」

凱琪心裡暗道著苦呀！青妮她更適合當津帥，現在她知道站在審判台上的滋味了，下次開庭時要對敵人客氣點，別太鋒利。

「怎麼樣？大律師。」

「這件事已經過了十年，德安都九歲了，談這些還有什麼意義，更何況那是我十七、八歲犯下的錯。」

「怎麼沒有意義？萬一有一天他們碰面了……」

「不可能！」凱琪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「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，而且往往都會發生，妳還是照實說吧！」

「沒什麼好說的。」

「故事為什麼沒有結局？」

「妳真頑固。好啦！家族因素。」凱琪無奈地回答。

「應該是他們家的因素吧！」

凱琪被逼得喘不過氣來，兩手一攤，「沒錯。」

「種族歧視。」

「喂！夠了吧，審問犯人呀？我可是妳堂姊耶！」

青妮把頭往兩腿間垂，眼睛盯著地板的紋路。

凱琪看到她垂下頭，表示這件事可以暫時告一段落，正在竊喜之際，青妮突然冒出一句話，讓她直翻白眼。

「姓氏，給我一個姓氏，咱們就打住。」

凱琪知道自己若不說，青妮一定不會罷休，可是說了又怕她會去找人家的碴，幾番思量，最後仍是無奈地開口：「艾克斯家族。」

「艾克斯？名字呢？」

「青妮！別討人厭了行不行？也請妳別挖瘡疤了。」

「好吧，就此打住，嘍！艾克斯？台灣有個艾克斯大樓，上個月才到那兒觀光了一下，順手拿了點紀念品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他們那個家族都是相當優秀的建築師，蓋好的商業大樓通常皆以家族姓氏命名。至於妳口中的『紀念品』，如果以妳個人的行為準則，是不會開口向人借用的，通常是拿了就走，還惡劣地留下一些反諷的字條和代表分離的黃玫瑰，對不對呀！我尊貴的公主殿下。」

青妮笑了笑，拍了拍手，起身往樓上的雅居走去，「問題有了答案之後，人就覺得好睡了，晚安。」

「晚安。」凱琪想今天可真是逃過一劫。